

《凡塵莫逐》

中文系一年級
留雯雯

長江下遊西下三十裏，便到了舊時青苻畫舫的遺址，此處河水粼粼，波光閃閃。

這裏不是南朝昌盛，名士遊覽，花燈張揚的秦淮河畔，卻與秦淮共享一條分支，河水由西往東，南臨蓬萊山，西至海螺溝，四通八達。河水流至沿岸，土地肥沃，人民安居樂業。

從前戰火遼荒，烽煙四起，河水血染迂流，畫舫內的歌女爭先逃離。戰末，原本昌盛一時的畫舫曲調，仿若紅楓餘夕灑落遍地的殘韻斷句，呶呀不出隻字片語。

河東半裏穿過臨安城，舉目荒涼，亂石穿林。齊人高的雜草慘差交雜，處處荒墳，遍野殘土。

荒墳東南面有座雙層高的樓宇，飛檐翹立，朱柱聳直，依稀可見昔日光景。但柱上紅漆脫落，樓前空地荒井亦用木板疊石封住了。

沒人知道樓裏曾經住過怎樣的人，亦或者所有故事都塵封在往事內，潛藏在歲月的斑駁陸離裏。唯一留下的，只是殘壁爛瓦罷了。

村民對那棟樓避而遠之，甚至連孩子都不常跑去附近玩耍。

荒墳叢生的森然，加上琵琶切切聲的淒涼哀歌。傳言那是畫舫歌女的魂魄不息，纏繞人間。

偶爾會有膽大的青年結朋進去探險遊玩，卻總古怪聲響嚇得襟若寒蟬，久而久之，此處便絕了人跡。

賈非凡不信神怪，一日心血來潮，便孤身赴去，一欲探個究竟。

他第一次窺見朱樓全貌，暗暗打量。

前面空地並非想象中的塵土積厚，也沒有傳言陰森可怕。

突然，本該緊合的窗扉被強風吹開，啪的一聲響，他嚇了一下。驚魂方安，仿佛聽到微弱的歌聲從樓里傳來。

「神魔鬼怪？」賈非凡笑了笑，提步推門走了進去，聽到聲音似乎是從樓上傳來，便打定主意要解開這個謎團，當下沿著木梯扶沿而上。

仔細聽，微弱的琵琶聲傳來，越往上，琵琶之響漸漸清晰。

他側頭望去，看到一名足踏黑布鞋，著綠襖梳圓髻的老婦人坐在樓上僅有的木凳上，垂頭輕彈。

婦人唱著念著，尾音都微微往上彎一個圓滑的調子，再徐徐旋下，恍若妙齡少女的綿綿情話在耳畔低低吟唱。

只是她聲音越唱聲音越低，到最後只剩下硬咽之聲伴著琵琶不曾間斷的樂符，從勾弦的指尖流淌而出。

婦人彈了一次又一次，賈非凡聽了一下午，如癡如醉，曲調熟記於心。

自那日後，賈非凡決定都會跑來朱樓，老婦人有時在，有時不在。不過可以確認的是，只要老婦人一來，就會抱琵琶彈唱。

時間久了，老婦人每隔一段日子就會帶上琵琶坐上一整晚，有時會彈撥幾句，但每次都會突然泣不成聲。

幾年過來，賈非凡漸漸長大，離鄉闖蕩，漸漸忘了年少這段奇特的經歷。

又幾年過去，賈非凡娶妻生子，一家人便在城裡長住下來。

一年，賈非凡回鄉奔喪，路過鄉里某個墓地，無意識看到微凸的小丘邊，豎著一把殘舊的琵琶，琵琶弦斷，像個墓碑般沒入了小丘中央。

年少的記憶猛然決堤。

賈非凡仿佛瘋魔一樣到處問人那是誰的墳，有人說那是清末趕考的考生意外摔死，村民葬的，也有人說那是幾年前窮困潦倒的酒鬼醉死留下的，更有人說那只是突起的土壤，沒特別含義。唯一知道的，就是那裏隆起的土包經歷了至少幾十年風雨摧殘。

那琵琶是誰的，更沒人知道，只好像是幾年前突然出現在墓邊。

「我知道是誰，我知道是誰！」他喃喃道，心裡有了答案。

賈非凡腦海中蕩起一段熟悉的旋律，鬼使神差地，他緩緩看向墓上刻的名字。

何八哥之墓

文苑

右下方還有一行字，似乎寫著立碑人的名字，但時日久遠，已模糊難辨半分。

賈非凡深吸一口氣，決心重遊故地。朱樓內，本該放著木板凳的地方空空如也，只有地上不知何時留下的一張紙。

他彎身拾紙，吹走紙上的塵，定睛一看，只見上面抄錄了一曲詞。

洛陽花，梁園月，好花須買，皓月須賒。
花倚欄幹看爛熳開，月曾把酒問團圓夜。
月有盈虧花有開謝，想人生最苦離別。
花謝了三春近也，月缺了中秋到也，人去了何日來也？

人去了何日來也...

賈非凡的心突然隱隱作痛，他本欲離開，無意間看到牆上似乎有字。

那是娟秀的字跡，記載了大半個世紀前的悲歡離合。

月上枝頭映畫舫，懷河燈漫水光。嘈嘈切切琵琶調，戲裏夢裏兩相忘。

「莫鴻，我最喜歡聽你彈這首洛陽花。」

「莫鴻，答應我，我死了以後，你不許自尋短見」

賈非凡後來終於知道，鴻眉曾是那混亂年代中的歌女，她和何八哥相遇於亂世，緣盡於亂世，守著一份承諾，度過了無數個歲歲年年。

我會隨你去的，等我完成了你最後的心願。

何八哥，記得等我。